

味璧齋文集

二



味 璧 齋 文 集

(一)

趙 南 星 著

味檠齋文集卷二

奏疏

辭吏部第一疏 以下典銓疏

奏爲懇辭莫大之任。以圖少報聖恩事。今月十三日。該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尙書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趙南星改吏部尙書。欽此。臣林居三十年。未嘗一字入京師。見在諸臣。曾爲吏部科道者。多推舉之。亦未嘗一字相通。卽皇考起廢時。翹車滿地。臣閉門學誦。若無關涉。非敢忘國恩也。臣迂愚狹隘。非用世之才。正恐徒取大位。無可以報國恩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負不乘。以免於寇。臣之願也。詎意陛下念其先朝舊臣。就列未幾。驟陟崇班。臣勉強從事。分量未滿。氣力已竭矣。今復改爲吏部尙書。此官乃周之所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臣何人斯。而能統百官。均四海乎。夢寐之中。都無此念。若漫不自揣。徒以其爵高權重。汶汶而居之。則嚮昧之人。而夸毗之徒也。臣雖不肖。恐陷而至此。是以退縮而不敢當也。臣宣布陛下之德意。毖飭綱紀。濯滌汚俗。幸而臺中多賢者。信臣之心。惟欲救民瘼而盡臣節。人人奮起精神。藩臬郡守而下。莫敢欺蔽。從此吏治漸有可觀。民生小康。臣之願畢矣。伏乞聖慈容臣仍守憲職。愈益

努力以期後效。此臣之所爲少報聖恩者也。臣不勝榮幸。

辭吏部第二疏

奏爲再辭重任。以無負聖主之知事。臣不肖。蒙陛下以爲吏部尙書。具疏控辭。奉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準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恐。公忠正直之道。甚爲難盡。皋夔伊傅之爲臣。不過如此。臣何足以及之。然反是則爲私。爲欺。爲邪。爲枉。四者皆凶德也。臣心膽素小。惟恐得罪於君父。有玷於衣冠。亦不敢爲也。臣之自許。特一鄉黨自好之人耳。豈足爲大臣哉。遭際聖明。起自田間。以爲御史之長。諸御史之巡方者。將明陛下之威德。墨吏稍稍斂迹。未有澄清之效。陛下求治太切。遂以臣爲無罪。可吏部也。都御史之職。不過考覈諸御史耳。吏部則大小百官。皆所銓序。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勝其任。臣之顛愚。不能行私於公爲近。昔之明於人倫者。率得之天性。非臣之所能也。恐蹈詩人自疚之悔。有負陛下迪簡之意。展轉怵惕。不能卽安。伏祈聖慈。察臣之非僞讓。容其辭免。使得竊廉退之譽。以風在位者。臣愚幸甚。

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奏爲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事。臣惟六部尙書。古之六卿。有天下者。所與阜成兆民者也。臣部以用人爲職。四司分任之。其責任甚重大。其政務甚煩劇。而文選視他司尤甚。是以向來該司郎中。住於

署中但於朝房偶見一客而堂官乃獨不然想以承平事少付之所司堂官責大指足矣今強敵內訌窮民稱亂責在用入者部中之事益煩益難臣之衰老夙夜矻矻猶不能辦加之以修廢舉逸官無定員長衢夾巷肩輿闐咽人一日之間精華果銳之氣正在午時以前而鹽櫛未畢客已到門彼往此來踵相隨屬恆至日午始入衙門以昏倦之餘料理公事不亦倒乎臣每見諸臣之少壯者言及此事皆以爲苦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之疏亦言今後各衙門非有公事不必紛紛拜謁而舊俗相沿無可奈何臣若亦以無可奈何而違心強行之則必不得盡心於銓政而無多之精力又不足以共周旋人事之用性命之蹶可計日而待也夫人道尙通自無可廢之理但不宜以之妨公事耳臣欲與四司官約每日蚤起卽入衙門至午後公事既畢退食私寓乃與知交往來似得張弛之宜合於夙夜匪懈之義熟思者一年而不敢擅行萬不得已乃以告之陛下如以爲可則臣與司官共守之庶可以延須臾之命效犬馬之力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至於會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營其職臣履任之初先言目前之所急如此其他可言者臣必詳察而灼知之乃敢以瀆天聽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再剖良心責己秉公疏

奏爲再剖良心責己秉公以矯官邪維國運事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郎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之害等事於在位者多所譏切爲科臣所叅蒙皇

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管察得罪去蒙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敵乘之內侵外敵內侵而愁苦之極因而作亂天下之太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尙在。所爲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害。欲獎退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所汨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夫良心者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孟子所謂四端。從仁義禮智而發者也。士大夫有惻隱之心。則必不忍害人矣。有羞惡之心。則必無賤辱妄苟之行矣。有辭讓之心。則必不受其所不臧矣。有是非之心。則必不以私意亂白黑矣。夫如是而後可以爲人。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假令乘軒服冕而四體殘廢。則不若其四體完好而貧賤之爲愈也。而舉世莫之寤也。寤乃可與言忠孝道名節耳。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知則近者干之以顏面。而不敢不從。遠者干之以書帕。殊爲不雅。况又不能成其私。譬之庖人擇其柔嘉肥濃而

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於匪人。是以雖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不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陞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陞者。調繁者。保留者。腹裏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於好賢。而未之深思。門開不可復閉。其苦猶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卽欲爲巡撫。甫爲巡撫。卽欲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者。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能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旣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唯大意無害。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人羣之所以相安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今幸而稍定。尙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擷徒成黨。繇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日也。鄰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鸛鷖何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爲之興兵動衆。以屠戮之。旣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刻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追論前官。任及一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庶能防亂於未作乎。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固已成風。而長安書帕。自十二金而至

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從何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腹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歸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受賄。曲爲庇護者。容臣叅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臣旣以之自責矣。司官所與共用人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於其省直之卿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令舉其才品堪任者數員。請旨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於掣籤之法。自上古以至我朝所未有。自萬厯年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卽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討缺者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苟卿曰。探籌投鉤。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後偏。此假設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更之。以復祖宗之舊。臣必不敢徇私。司官無不相信。卽有徇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必無所怨。夫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後利有攸往。陛下猶天也。伏願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陛下行之。人之不可用者。必不敢望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狗馬之誠。不足以動天心。煩瀆則恐得罪。默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聖慈察之。採擇其中。臣遵奉施行。幸甚幸甚。

議裁代歷濫糧疏

題爲議裁代歷濫糧監生。以清姦弊。以肅部體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祖制監生歷事之設。以其繇成

均教成分撥部寺。使之歷覽曹規。嫻習吏事。升堂而罄折。執役則矜嚴。所以豫儲其民社之品而優之也。故在聖祖時。有不拘之資格。有不次之遷除。豈非以其觀型親切。摩礪老成。而致然哉。若今之所謂歷事監生。則何其不然也。自國子監咨送到部。當圖撥時。十已亡二三矣。及分歷各衙門。并十亦無一也。公座走班。覲音杳然。督之不來。罰之不懼。其一二或至者。率皆僱倩頂替。優孟叔敖。猿獠而衣冠者也。初猶別衙門。或然而今本部亦然。其辱部堂甚矣。又焉用此。而且冒支祿米。以國家作養之資。實姦黨谿壑之腹。此而不覈。長此安窮。今議頓清積弊。則請令國子監監滿各生。仍照兩月一次。督送名數入部。盡將正歷粟監。類送戶工二部。每名依例納銀。納訖給文赴部。以憑上選。至雜歷寫本清黃等款。所從來久。難以遽裁。當量每番人數多寡。分送各衙門。但既係納銀。無人食糧。各衙門不用開造。如此。則歲可得萬餘金。省米亦數千石。彼既樂輸。此復剔蠹。於貲郎固不失本色。於部寺亦無損大體。至於舉人歲選。恩貢。合無仍令親歷各衙門。以無廢舊制。勤者開糧。曠則弗予。必歷滿而後赴選。無徇顏面可耳。查得歷事監生。國初止有正歷。其雜歷因各衙門奏討而設也。則正歷應多。雜歷應少。派撥繇國子監。原有定額。第恐此法一行。游移百出。人將憚正歷之實輸。而趨雜歷之詭匿。則又藪姦矣。合無移會國子監。撥送部堂之日。派定正歷若干。雜歷若干名。使猾者不得趨避其間。庶國體部規。爲兩得之。相應呈請定奪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自履任以來。未嘗見一監生。昨十六日圖撥數百名。鄉黨熟識者。皆係替身。卽替身到者。六十一

名耳。旣而聞有一人而代數人出而復入者。替身亦未全到也。不得已照衙門分撥。則替身皆到。包攬食糧。臣等相與歎息。法紀之壞至此。殆不可收拾矣。正歷納銀。本非祖制。但政繇俗革。通則可久。且比來海宇多兵荒之虞。諸生同內顧之憂。其打點雇覓。亦有不得已者。雜歷旣可納銀。正歷何爲不可。據議所以體諸生之情。祛吏胥之弊。於銓政不無小補。伏乞聖明裁擇。勅下戶工二部。酌議施行。

朝覲合行事宜疏

題爲朝覲事。考功清吏司案呈。照得天啓三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覲之期。所有合行事宜。例應預行知會。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治天下之道一言耳。安民是也。人主行之。則國家安。人臣行之。則身名美。此甚易知。甚易行也。古之帝王。視民如赤子。建立公卿大夫百執事。以煦嫗揜撫之。而猶恐在外之臣。有不能奉行德意者。乃屈萬乘之尊。三年一巡狩。問其能安民與否。而黜陟之。巡狩之後。羣牧四朝。又奏言而明試之。其視小民若此之重也。淳古旣遠。巡狩之事。不可行矣。今之朝覲。則四朝之遺意也。我國家於腹邊地方。各設巡撫。巡按。言其代天子巡行。以安小民也。然必布按司道府州縣官。皆能潔己愛民。而後小民得安。而府州縣官尤爲親民。布按司道官主察府州縣官之治狀。以報之撫按。而達之部院。以俟黜陟者也。昨者萬壽聖節。各處司道進表官至。例有報部賢否冊。堆積如山。臣等取其一二觀之。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賢也。鄉貢之官。間有疵議。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以爲此冊。作之則抽黃對白。

徒事雕蟲。造之則汗牛充棟。祇堪覆瓿。吏治之虛僞如此。小民何繇得安。今甲科之塗極重。起家甲科者。尊卑長幼。皆同袍也。而其中又有鄉里親戚。門生故吏。通家朋好。雖知其貪酷。皆不肯言。而鄉貢之官。則又有弱顏媚態。巧立於呈身。如飛鳥之依人者。則不肯言。而又有狙上官之好而投之。無不得其歡心者。則不肯言。而又有權豪之所囑託。則不敢言。而又有不藉他人。其機術鋒俠。足以起風濤。成鬪變者。則不敢言。是知縣而上。至於司道。莫非循良卓異。其爲不肖者甚少。以此而蒙蔽撫按。坐之濃雲厚霧之中。惟其言是聽。非惟蒙蔽。而又把持之。其所舉刺。非其所報者。不敢用一人。是齊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則禍亂起而國家不安。是齊心以害國家也。夫臣子受聖上之恩。而齊心以害國家。率緣士風之壞。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忠孝。以至於此。今小民已塗炭矣。國家已机隍矣。明年大計。若復彼此敷同。沿襲故套。所糾劾以備考察者。皆卑微之官。孤寒之士。愚拙之人。而大貪大酷。皆得漏網。考察往返。爲小民之煩費甚芒。而毫髮無益於民。安用考察爲也。臣等必不敢鈔謄塞責。廣詢細訪。果有真見。卽行斥降。事完通查開報之失實者。叅奏處分。伏維皇上加意窮民。貪吏追賊之令。不啻再三。而臣下莫肯奉行。此臣等之罪也。臣等卽不自徇私。而任他人之徇私。不敢執法。以市恩而保位。此鄉愿之行。而巧宦之精者也。聽科道官糾劾。以爲不忠之戒。其他應行應革事宜。歷年通行。臣等益加愆飭。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本部照例填給勘合。順付公差人員。齎去兩直隸十三省布按司府等衙門知會。并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

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一士人之不貪。猶平民之不盜也。僅可爲人。非奇節也。今士人一爲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繇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也。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爲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爲之竿也。而又以勦戮爲邊功。幾於無人心矣。今次考察。不必舉卓異。以開鑽刺之門。惟照先年舉廉吏之法而精之。每省卽一二人不爲少。臣等體訪真的紀錄。以待異擢。一各正官入覲。印務須委官署掌。諺云。署印如打劫。此語似爲太過。今則成真實語矣。始而慮州縣佐貳之貪也。而易之以教官。教官猶佐貳也。則又易之以府佐。府佐亦未必皆廉。且印多人少。於是上官無術。而下民無命矣。計惟慎擇其人。但令看守倉庫。不許徵收錢糧。接受詞狀。各處張挂告示。不許小民交納投遞。入覲官事完之日。臣部嚴限。令其赴任。違限者。撫按官叅奏議處。一從來入覲之年。皆禁書帕。而書帕日多。其未入覲之先。固已絡繹不絕矣。而都門相見。尤爲必不可廢者。古言人道通。功勳成。交際者。人道之所以通也。匏葉可以成禮。木桃可以抒情。今則豐縟精巧。以結權貴。是賄賂。非交際也。與者。受者。皆縉紳士大夫。國家之賢才。至煩明旨嚴禁。則亦不可以爲士大夫矣。此臣等所不忍言也。若猶有。如向日之爲者。倘一敗露。則亦不敢以含咽爲長厚也。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題爲重地需人甚急。督撫不宜議裁。懇乞聖明。急救廷議。仍簡才望之臣。以資彈壓。以奠封疆事。該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以薊遼總督聞憂當去。臣等方議推補。而樞輔孫承宗疏至。爲詳酌督撫事宜。以復成法。以一政柄事。是日遂止不推。及偏沅總督楊述中。已經予告。或欲裁去總督。或以貴州苦於無餉。欲另設按臣。專管督餉。或欲於貴州按臣。加一勅書。兼督川湖之餉。具題奉旨。下部院會議。臣等查得會典。先年薊遼有警。間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及嘉靖二十九年。始改爲總督。薊州保定遼東軍務。鎮巡以下。悉聽節制。至三十三年。移駐密雲。而巡撫駐薊州。防秋則駐昌平。是薊遼總督。原爲邊患而設。今邊患方殷。自無可裁之理。卽樞輔之疏。亦非以爲可裁也。其疏不曰皇上必不欲臣離關。則請且不推。經略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乎。又不曰往日經撫以議論紛紜。致失疆土乎。此其意可知也。當遼左淪陷之時。在位者人人顫恐。爲保妻子之計。樞輔不勝勁忿。自請行邊。此其忠義激烈。一日而感於神明。聞於天下。祖宗在天之靈。無不欣喜。假令祖宗朝一聞警報。輔臣有自請行邊者。則必不設總督矣。夫總督之設。爲節制鎮巡以下也。政府之柄。豈不更重也哉。然則薊遼總督。在往日則不可裁。在今日則不可推。此事之無可疑者也。榆關之事。皇上得樞輔而委任。三二年來。邊疆安輯。其效可觀矣。今舊督臣以制歸樞輔。實兼將相之任。弭節移駐。及巡撫所宜居。一切撫賞防勦。惟相其機宜而行之。以俟全遼恢復。奏凱還朝之日。乃議設總督。似無不可者。至於偏沅總督。合楚滇黔三省之兵餉而兼理之。不見於會典。惟萬厯年間。征反

播會。乃有撫臣。事甯旋止。正如總督之設。以貴州用兵之故也。科臣謂偏沅一帶土司。環伺而待命。兼以數百里獷悍之苗。非設一撫臣。不足以彈壓之。此亦不易之論。但貴州之軍士。枵腹而荷戈。待餉甚急。撫臣之設。談非容易。不若選擇風力臺臣。奉勅過往。專管督餉。以救百萬生靈之命。非小任也。餉足而後兵強。乃可以卻敵。非小功也。於計似便。均祈聖明裁定。如以爲可。勅下樞輔。一意安攘。督撫可且不推。偏沅巡撫容臣等。慎擇推舉。督餉按臣。都察院遴選而用之。盪平之日。卽初差者。亦照近題事例。卽轉京堂。以勸忠勤。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聖德疏

奏爲舉用名德舊臣。以重廷推。以光聖德事。昔周公之諫成王。曰。無遺壽者。壽者者。舊臣也。嘗效忠於先王者也。是時成王蚤登大寶。意者喜新進而遺老成乎。此亦人情之常。是以周公戒之如此。我皇上圖任舊人。卽位以來。求之如不及。厖眉皓髮。多列崇班。皇上之心。卽堯舜之心。超絕常情億萬矣。頃者南京吏部尙書。北京戶部侍郎等官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鄭三俊等。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皇祖五年成進士。刑部觀政。卽論劾專權奪情之大臣。而廷杖遣戍者也。皇祖起之。而未竟其用。皇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其來。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卽得俞旨。以皇上知人之明。同於日月。豈猶有疑於元標之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國。

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挾其山林，可止卽忘其軒冕，其謙退宜推也。夫忠孝也，廉潔也，謙退也，皆今人之所不足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其裨益朝美多矣。元標之講學，豈迂也哉？今之人正苦不迂耳。求美官則厲至，見危事則免脫，不迂故也。今之義類，未有不以元標爲可推者也。夫人臣不遇堯舜，則無望耳。遇堯舜，則望之無已。萬幾之中，有一事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一事之中，有一毫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以元標之忠賢，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以廷推而不卽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臣等知至愚不肖，何足見信於皇上。然職在用人，殊無以施面目。日夜狂惑，不能處心。若皇上以所推不當，則甯治臣等之罪，而不敢垂頭塞耳，爲海內之君子所譏讓。倘蒙皇上沛然易吁咈爲都兪，使千官抃舞，臣等不勝仰天叩祝。

袁遲宜去疏

奏爲袁遲宜去，仰祈聖慈允放，以全恩禮事。臣聞聖王井田之時，野人六十而還田，爲其不可以力耕也。卿大夫七十而致仕，爲其不可以趨事也。又曰：七十老而傳，言以家事傳之子孫也。夫家事且不能辦，而況於國事乎？臣今年七十有五歲矣，無論行能卑陋，不足以當統均之任。數年來脾胃日弱，不食而飽，強食則病，所苦非一。雖勉強效職，曠廢甚多。且知人而後能用人，博訪而後能知人。臣公事甫畢，卽困頓而

歸私寓恆不見客。客來亦不能往。世豈有居山濤之位。而習嵇康之懶者。臣之病舉朝知之矣。延醫傳懋光等治之。亦覺有效。稍稍勞苦則病。夜則穩臥。晝則病。乃知臣老矣。非病也。臣有外孫柏鄉縣諸生張庸周。二十餘而通五經。抗志希古。可爲他日之才。臣比聞其夭折。不勝悲愴。臣於是乎益老矣。夫病可以藥艾而愈也。老則無復壯之期。臣遭際聖明。起自荒野。驟躋上爵。壽至七十五。豈有遺恨。第恐旦夕不可知。皇上至仁之心。未免惻然動念耳。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欲盡力以報萬分之一。而無力可盡。求去萬非得已。懸車已晚。未足以爲澹退。誠欲及視息之猶存。匍匐一望闕廷。叩首而去。伏祈聖明鑒臣之愚。一字不欺。垂慈允放。不俟屢疏。臣退有餘榮。感且不朽矣。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奏爲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以漸復祖制。無辱部體事。臣等入部以來。見科道官條陳多詆訛司官者。而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崙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探望而久任之。正與臣等之意合。然猶未及於司官之無人也。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選羣僕。以分辨護之任。而後家政克修。羣僕不備。則必有所缺。若有其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臣等不肖。蒙皇上以爲吏部。此周之所謂冢宰者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浹然沾背矣。誠自知其闇劣不勝任。况外察伊邇。當此危亂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

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卽代庖亦數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臣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省直恆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徧歷四司。恆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恆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臣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道隔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尙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拘於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也。雖奉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爲資深者而設也。其勢必至起補於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臣等不得已而就近推補。命下卽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甯陵人。而同時。司汝霖、傅作雨、皆江陵人。而同時。此臣南星之所親見也。行之此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卽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察完而後轉。以見爲銓曹者。競於職業。而淡於榮進也。然司官殊亦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旣自求之。又爲其